



被開墾的處女地

孟凡改寫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被開墾的處女地

書號 526 文學 45 32開本 83千字 134定價頁

被開墾的處女地

改寫者 孟 凡

青年·開明聯合組織

出版者 中國青年出版社
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

總經售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

印刷者 北京市印刷一廠

印數10,001-30,000 一九四七年光華書店第一版
每冊定價8.00元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修訂第一版
一九五三年九月第三次印刷

故事提要

一九三〇年，蘇聯全面開展集體農場建設的時候，南部頓河地方，有一個哥薩克人的莊子，名叫格內米雅其村。村裏黨員不多，工作也不算頂好，而且這個區的領導又有偏向，所以集體化運動開展得很慢，富農和反動分子，在暗底下也有活動，列寧格勒的金屬工人達維多夫派到這裏工作，發現貧農情緒很高，熱烈贊成組織集體農場，消滅富農剝削。達維多夫走羣衆路線，第一步就領導他們沒收富農的財產。動手的時候，有的富農公然反抗，打傷了達維多夫；有的裝窮叫苦，煽惑人心，但都抗不了大勢。

召開村民大會的時候，會上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，同意加入集體農場。中農裏邊，就像康德拉脫那樣的積極分子，也經過很厲害的思想鬥爭，纔把牲口趕來交公。開頭時候，除了少數積極分子，做工郡馬馬虎，敷衍了事。達維多夫和支部書記拉古爾洛夫、村蘇維埃主席安德烈天天奔走，每夜開會宣傳教育，結果參加的人漸漸增加。但是其中還有不少是因爲怕得罪政府纔加入的，也有是給拉古爾洛夫逼進來的。

早先達維多夫來的時候，有個反動分子波夫羅則夫，也偷偷來村裏活動，住在雅可夫家裏。他叫雅可夫出面，聯絡些落後分子，準備組織暴動。又佈置雅可夫加入集體農場，打進內部進行破壞。這些破壞分子常在一處開會。一天有個貧農尼基塔，原是被逼參加，和他們鬧翻，堅決不幹了。雅可夫怕他去報告，跟波夫羅則夫去把他殺了。案子沒破，而且達維多夫看重雅可夫有科學知識，反提拔了他當農場經理。

因爲有人破壞和工作上有缺點，不久就接二連三的出了許多麻煩。

先是雅可夫他們造謠說：一切牲口要歸公了，鼓勵羣衆屠殺豬、羊。結果村裏的小牲畜損失了一半。黨支部費很大力氣纔把這風潮止住。可是因為害怕羣衆把牲口殺光，支部決定索性連雞、鴨都交公，又犯了過左的錯誤，引起羣衆不滿。幸虧達維多夫堅持糾正，纔發還了，沒有鬧成亂子。這兩件事過去，本來應該收集全村麥種交公保管，可是因為雅可夫的祕密活動，大多數人家都不肯交。拉古爾洛夫不但是強迫命令，而且把羣衆關禁閉，打人。支部批評他不接受，達維多夫只好請他多看看青年團員伊凡靈活的工作方法，來教育他。延長了些時間，種子終歸收齊了。

三月初斯大林發表了文章，糾正各地在集體農場運動中所犯的錯誤。這篇文章，使許多原來想參加暴動的農民，了解村裏的錯誤不是共產黨的政策，就又回過頭來擁護政府。波夫羅則夫幾個月的活動，完全失敗，他只好逃走了。格內米雅其村的集體農場，因為是在區委會強調「百分之百集體化」的口號下面，有許多是爲追求數目字發展起來的，不免有許多不是自願的。這時就紛紛要求退出。一週左右，總計退出一百多家，只有幾十家留在集體農場裏。

這時區委會把握不住政策，只是忙着處分犯錯誤的人；可是又沒好好調查研究，誇大了拉古爾洛夫的錯誤，把他開除黨籍。

湊巧那天有別村的人，到格內米雅其來提公糧，破壞分子乘機鼓動，說他們是來拿走本村的麥種。於是羣衆鬧了起來，把安德烈關進地窖，把達維多夫也打了，打開倉房就分糧食。拉古爾洛夫由區裏回來，當先去阻止。等到突擊隊員得信回來，一場風波纔給壓了下去。事後達維多夫堅持原則，對羣衆一時的錯誤，完全採取原諒教育的態度，絲毫沒有報復的心，這感動了大家，立即有五十七戶重新回到集體農場。

故 事 提 要

從此全村按時春耕。但是第二突擊隊工作不好，達維多夫親自動手拉犁耕田，帶頭超過規定標準，把競賽發動起來。到五月十號，春耕任務全部完成。這時上級發現了區委會的錯誤，於是把區委會書記撤職，換了新的負責人。恢復了拉古爾洛夫的黨籍，只給他嚴重批評。支部也擴大了，吸收了三個新黨員，都是運動中的積極分子。集體農場漸漸鞏固，雅可夫和其他頑固份子暫時也不敢活動。又趕着下了一場好雨，青苗都長得綠油油的。建立集體農場這一段任務，就算是完成了。

主要人物表

達維多夫 列寧格勒金屬工業工人，共產黨員，開展農村集體化運動時派來格內米雅其村工作。

拉古爾洛夫 負傷退伍的老紅軍，共產黨的村支部書記。對革命是忠心耿耿的，但在許多問題上犯了

〔左〕傾錯誤，並有比較嚴重的強迫命令作風。

安德烈 村蘇維埃主席，共產黨員。

波夫羅則夫 白匪軍官，潛伏在村裏的反革命份子。

雅可夫 富農，參加反革命組織，打入集體農場任經理。

羅比西金 貧農積極份子，突擊隊長。

頓姆卡 貧農積極份子。

康德拉脫 中農積極份子。

西奚卡 貧農，多嘴的老年人。

伊凡 工人，宣傳隊員，青年團員。

第一章 工人達維多夫

蘇聯南部頓河區域，是個世界聞名的地方。在蘇聯，除了烏克蘭，就要數這裏出的糧食頂多了。這裏住的哥薩克人，更是名揚四海的馬上英雄。這本書就是描寫頓河哥薩克農村，怎樣在共產黨領導之下，經過許多波折，走上了集體化的道路。

卻說頓河地方，有一個格內米雅其村。這村莊約莫有兩百二三十戶人家。革命勝利後，地主老爺是沒有了，現在要算中農頂多；貧農有二十幾家，富農也還數得上十戶。莊子緊挨着頓河，沿岸都是果木園。到化凍時節，浩浩蕩蕩的春水，往往把冰塊沖上岸來。那時候，蓋了一冬的雪也化了。背着河望過去，週圍盡是踩得出油的黑土地，叫莊稼人看了心裏發癢。再遠是無邊無際的草地，一片放馬牧羊的好去處。當中一溜小山，蛇似的直伸到五十五里外的鎮上去。內戰時期，這裏也和別的哥薩克村子一樣：貧窮覺悟的參加了紅軍，鬧起革命；有錢的頑固的就幹了白黨，和窮苦人作對。一九一八年頓河流域哥薩克暴動時，這裏也做過戰場。到戰爭結束，紅軍戰士退伍回來，建立了共產黨支部，領導着做了許多工作。

那時正當蘇聯全國極力開展農業集體化運動的時候。一九二九年初，蘇聯實行第一次五年計劃以來，格外鬧得熱火朝天。整鄉、整區，甚至整個縣的農民，成羣的加入集體農場。集體農場的發展，比社會主義工業的建設還要快。斯大林形容得好，說它的速度簡直跟陣狂風一樣。這時全國集體農場供給的糧食，早已超過了全國富農的生產。階級力量在經濟上起的變化，就決定了進一步消滅富農階級，推行全面集體化的政策，

來把蘇聯國內最後一個剝削階級消滅，使農民脫離私有的經濟制度，走上社會主義大道。當時蘇聯共產黨中央，決定把全國按全盤集體化的快慢，分成三種地區。傑頓河區，就規定在一九三一年春天，完成任務。

爲了這個目的，聯共中央特地調了兩萬五千個工人，分派下鄉去幫助工作。這兩萬五千個中間，有一個名叫達維多夫。早年當過海軍，革命後在布替洛夫五金工廠做了九年工。他生得非常結實。矮胖身材，寬肩膀，粗頸子；臉上因爲從小受苦，擠着一道道深溝似的皺紋。一雙眼聰明有神。爲人不擺架子，工作認真積極。階級覺悟很高，從不肯辱沒無產階級的名聲。雖然也有缺點，但是對政策掌握得很緊；要算一個受過相當鍛鍊的工人黨員。他的口頭禪，是三句話離不了要講一聲「事實如此」。這次奉令由列寧格勒調到頓河區來，高興得很；想拿出自己一套技術，好好地爲集體農場服務。不料路上害了病，不得不在羅斯托夫住了些日子。自己利用時間，仔細研究了些集體農場的文件。等到病好，已經是一九三〇年正月月底。只好不顧冰天雪地，起早帶晚的趕路。

這一天，天氣很冷。北風追着一朵朵灰雲，掃着屋脊飛跑。達維多夫頂着風趕到鎮上，匆匆忙忙的走進了共產黨區委會。

達維多夫進門就找區委書記，名叫科琴斯基的。他見了達維多夫進來，先斜起近視眼，把他從頭到腳打量了一番。然後慢騰騰地翻着他的介紹信。說道：

「你現在纔來！我們要四十三個工人幫助工作，他們怎麼只派了九個。你看，真是困難極了，我們這麼需要人，也不解決。這裏情形非常複雜，全區集體化纔百分之十四·八，大部份還是共耕社呢。富農也不肯交糧食……啊，你抽支煙吧？」

達維多夫伸出手來接煙，還沒來得及答話。區委書記早把招待煙茶的那副笑臉收了起來，又滔滔地往下說：

「就去吧，今天就動身！代表區委會，用你全付力量，去實現全面集體化。地委最近的指示讀了嗎？讀過？那好極了。就到格內米雅其村去好了……跟你說，任務要完成百分之百！一定要使貧農、中農一律加入。對待富農要慎重些。你懂吧？不要亂來！那裏只有兩個黨員，支部書記和村蘇維埃主席，以前都是游擊隊員。自然啦，他們政治上不大高明。」書記說到這裏，咬着嘴唇，又補了一句：「支部書記得過紅旗勳章，到現在還是個粗魯性子。你要注意，他可不是個好惹的。」

達維多夫問道：「你說，要小心的處理富農問題。是什麼意思？」書記說明道：「是這樣的。我來問你：有交了糧稅的富農，也有頑固不交的富農。頑固的好辦，照徵糧法令辦他，就够他受的了。交了的呢，你打算怎麼辦？」達維多夫想了一想，纔回答他道：「我要他們再交！」科琴斯基聽了只是搖頭，冷笑道：

「哈，真是好辦法！不，不行！這樣一來，哪個還信任政府？把羣衆信仰都破壞乾淨了。這太幼稚，同志！」

達維多夫變了臉色，爭道：「幼稚？難道斯大林也錯了嗎？」

科琴斯基道：「扯到斯大林身上幹什麼？」

達維多夫道：「他的論文我看過。明明白白地指出來，現在要消滅富農階級。消滅這個階級，都已經捉出來了，還有什麼不能……哼！……」

書記聽了冒火，便發作說：「不要哼！告訴你，要是必要的話，地委會就直截了當吩咐下來，用不着你忙。」

你一點也不了解地方上的情形。」

達維多夫不服，又道：「難道貧雇農、中農還反對肅清富農嗎？還怕發動不起來嗎？」區委書記嘩啦一聲，闔上了文件包。板起臉，氣得聲音發顫，說：

「隨你怎麼解釋斯大林的話。你先要弄明白，這裏的黨是我負責！你一定要執行我的路線，不能聽你隨便發明。」

達維多夫也漲紅了臉，站起來道：「我當然服從黨的決定。可是坦白告訴你，你的路線是錯的，政治上不正確，事實如此！」

科琴斯基冷冷的說道：「沒功夫跟你辯論，我還有別的事情。」說罷了，就轉身拿起電話，吩咐請別人進來。達維多夫找到組織部長，轉了組織關係，就離開辦公處，回到住所去拿東西。一路上氣還沒有平下去，心裏想：「他有些右傾，事實如此。我的看法沒有錯。要是你對，你能幹，那你這裏的富農，爲什麼敢不交糧食？爲什麼你的區裏集體化這樣慢？羣衆爲什麼發動不起來？還不是因爲你落在羣衆要求後頭了！」他拿了提包，拋上雪車，裏面的銼子、鉗子、鑿子，嘩啦一響，他不由對自己笑道：「真見鬼！我還以爲到集體農場，就要各處動手修機器哩。看樣子，要做的倒是集體農場的組織工作了。也好吧！」

雪車還沒出街口，達維多夫就凍僵了。他拉起羊皮領子，扯下帽子蓋到鼻梁上，還是抗不了那針般刺骨的寒氣。狂風捲着雨雪，只是一股勁向他領子和袖口裏鑽。四面白茫茫，望不着邊，連個覓食的烏鴉也沒有。他跳下來，攀住車轆，跟着跑了一陣。又跳上去，縮成一團。聽那馬蹄踏着雪，嚓嚓的聲音，打起瞌睡來。將近黃昏，纔到了格內米雅其村。

村蘇維埃的大院子裏，停着幾輛雙馬拉的雪車。七、八個哥薩克圍在門口抽煙。達維多夫跳下車，向他問請開了馬房在哪裏，就跟着車子，自己去幫車夫卸馬。一邊和哥薩克打招呼敬香煙，開幾句玩笑。這七、八個人，看見他不像以前從區委會來的人似的，下車左右不望，揀着大皮包，就衝進辦公室，心裏都覺着奇怪。一個鼻孔裏長出老長黑毛來的哥薩克忍不住問道：

「你的車夫是幹什麼的！同志，你去卸牲口不怕低了自己的身份？」達維多夫正要開口，又有個長黃鬚子的小個子，指着他的手喊道：「嚇，你看，他是個銅匠！」達維多夫笑道：「不對，我是金屬工人，無產階級。」又問道：「你們跟着我有事嗎？」有個穿女人皮襖的老頭子一隻腳踏在臺階上，答道：

「想看看你來幹什麼。要是爲微糧的事……」

達維多夫道：「我爲集體農場……」

「唉……」老頭子長歎一聲，領着頭回身就走。

達維多夫推開門，房裏迎面撲出一股暖氣。桌旁站着一個高大的漢子，正在挑燈芯；胸前掛着「紅旗勳章」。這人就是本村黨的支部書記，名叫拉古爾洛夫。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被徵入伍，從前線回來，變成了布爾什維克。內戰中受過傷，中過毒瓦斯；現在身體不好，激動太厲害就會發羊癲瘋。生來性如烈火一般，什麼事恨不得邁一步就能成功。天天掛念着世界革命，對私有財產的害人，提起來就要皺眉頭。長的寬胸膛，黃眼睛，短鼻子，臉上的表情十分堅定。這時他聽了達維多夫介紹自己是區委代表，便拿起拳頭在牆上敲了幾下，一邊招呼着：

「請坐，同志。我就是支部書記。蘇維埃主席在隔壁，就來了。」正說着，村蘇維埃主席安德烈從隔壁房

裏出來，也是個矮胖個子，穿的一身布衣，褲腿統在羊毛襪裏，腦後歪戴一頂灰色羊皮小帽，滿臉笑容，搶步上前，和達維多夫握手。

「啊哈，區委代表嗎？你來辦集體農場的吧！」一面說，一面高興的打量着客人。達維多夫坐下來，把關於提前兩個月完成全部集體化、黨所決定的工作告訴了他們。並且提議第二天就召集貧雇農和積極份子開會。拉古爾洛夫也介紹了地方情況，特別詳細的談了村裏的共耕社。安德烈在旁出神的聽着，有時也插一兩句嘴。到末了，拉古爾洛夫雙手一擺，激動的說：

「這個共耕社，不過是個集體化的笑話罷了。就是基本羣衆，對它也不熱心。十八家全是貧農裏頂窮的。四匹馬，兩頭牛，要養活一百零七口子，請問能解決哪一點問題。不錯，政府貸款期限長，可是誰還得起？照這樣貸款，不過是白白扔進無底洞。貧農還是跟有病的小牛仔一樣，光吃奶，長不大。加入集體農場就好了，什麼趕得上機器種地的生產呢？那纔是天堂，不過村裏的人腦筋纒頑固哩！你不逼着他……」

達維多夫問道：「共耕社裏有黨員嗎？」

回說：「沒有。」

安德烈笑着補充：「共耕社的確糟糕。你馬上就會知道，那個經理阿卡西卡，簡直天生的是買賣人。隨便把東西買來賣去，弄得一團糟。那時要選雅可夫就好了。這人有辦法：種的好莊稼，養的好牲口。要他納稅的時候他就說些怪話，人還是好人。他還得過農業部的獎呢。」拉古爾洛夫很不贊成他對雅可夫的看法，搖搖頭，說道：

「算了。好什麼？他就像隻野雁，和誰都不靠。要不是他翅膀斷了，老早是富農了！」

談了一會，已經夜深了，三個人纔分了手。

第二章 白黨波夫羅則夫

就在達維多夫到的那一天，還有一個人也到了格內米雅其村。天黑之後，他催馬由小路奔來。下弦月高掛在樹梢時候，纔渡過村邊的小河。用駝毛頭巾遮住臉，躲躲閃閃的進了村子。他向一個過路女人問清雅可夫家在哪裏，就直奔白楊樹那邊的瓦房去。進了院子，還不敢放聲叫門，卻挨到窗子底下，輕輕敲幾下玻璃，低聲叫道：

「掌櫃，請出來一下！」雅可夫披着衣裳，先從門縫裏伸出光頭來，眯起眼睛，仔細的張望了好一會。纔

問道：

「哪個啊？」

那人低聲道：「猜不着嗎？留我過一夜吧。有什麼暖和地方，先把馬給安置下去。」雅可夫開了半扇門，伸出一隻腳，望着來人包得嚴嚴的頭巾，遲遲疑疑的說：

「同志，可認不得。區委會來的麼？還是土地局？……哎呀，我好像認識你，你的聲音很熟！」

那個人一把扯下頭巾，湊上前，問道：

「你記得波夫羅則夫嗎？」一句話不要緊，雅可夫的臉刷的變白了。猛一下擠出門來，顧不得披的衣裳掉在身後。驚惶失措的四面看了一下，小聲的說：

「隊長，你從哪裏來？老爺，這……這……來，來先把馬安頓好，已經有多少時候沒見您了！……」

那人又低聲道：「噓，噓！小聲點，你屋裏還有別人嗎？」

不提他兩個見面鬼鬼祟祟的樣子。且說這個波夫羅則夫，本來是個白黨軍官，要算個頑固份子，真是渾身骨髓裏都裝滿了反動思想。內戰中白黨失敗，不知道怎麼給他混進了紅軍。不久被人發現了根底，逮捕了他。可惜看守得不嚴，被他逃脫了。這一回，他跑到偏僻的鄉村，拿出縫在腰帶裏的，當過紅軍軍官的證書。憑着一張能說會道的嘴，當了幾年教員。最近各地雷厲風行的開展集體農場運動；有些地方執行政策有偏差，引起了一部份羣衆不滿，或是警惕性不夠，也不免有富農暗地活動。波夫羅則夫參加的反動組織「頓河解放大同盟」，認爲是時機到來了。立刻派人四處活動，陰謀組織暴動。波夫羅則夫負責這一帶的工作。雅可夫是他的老部下，歐戰時在他的騎兵隊當兵。他知道這人到如今還是反對蘇維埃政府的。一路奔來的時候，早想好了拖他下水的計劃。

這時，他知道了雅可夫家裏沒有生人。就忙忙的和掌櫃照料好馬，一齊上房裏吃晚飯。波夫羅則夫進門，找到神像，先畫了十字，謝上帝保佑。再和女人們打過招呼，纔坐下來。桌上和雅可夫隨便扯些閒話。飯吃過，就表示要和他兩個人單獨談談。老闆聽了把眉毛一揚，女人們連忙收拾了碗盞，退回廚房去。雅可夫摸摸白鬍子，拿出煙袋，架起腿坐到箱子上，開始訴起苦來：

「咳！還有什麼說頭呢？這年月，誰還活得下去！你就算算那些捐稅吧，糧食、羊毛、牛油、棉花、豬肉、地方稅、保險費、單一農業稅；這個捐，那個稅；反正煙突冒的煙，院子裏站的牲口，都得拿錢就走了！」說着他站起來，伸手從鏡子背後拿出一捲紙頭，雙手一拍，說道：「樣樣我都記住了。什麼收據我都留着。這樣的

東西，我快裝滿一口袋了。」波夫羅則夫只是聽，滴滴溜溜轉着兩隻狼樣的眼珠子，打量着他的神色。雅可夫像是要和他吵架的樣子，把拳頭伸到他眼前，啞着嗓子說：

「他們一次又一次剝掉我的皮，每次我都長層新的出來。大風大雨，我都低着頭挨過去了。以前叫我擴大生產啊、大量種地啊，我在田裏忙得脊梁都快斷了。後來把我算在中農富農之間了。現在誰知道他們會不會看了我這點地眼紅，把我當富農辦？」波夫羅則夫聽着，站起來，反背着手問道：

「你們村子裏有人加入集體農場嗎？」

雅可夫道：「還沒有。他們是天天在喊：加入，加入。可是哪個肯上當，自己找罪受？不過明天要開貧農會了。聽說今天區上派來了一個工人，要強迫我們統統加入。沒好日子過了！我苦到如今，背也駝了，兩手全是老繭；現在說是全部歸公。你想想：我拿出牲口、糧食……別的窮小子拿出一條褲襠子。這算公平嗎？」

波夫羅則夫說：「那年我帶你們這個中隊退卻的時候，不早警告過你們嗎？我說：別相信蘇維埃政府，共產黨會把你們壓得扁扁的。以後懊悔就嫌遲了。」

雅可夫歎口氣。又問道：「你是有學問的人。究竟集體農場會把我們變成什麼樣子？」波夫羅則夫把嘴一撇，說道：

「完全消滅私有財產，老弟！我讀過馬克思的書，我知道的。什麼都充公：老婆、孩子、鍋、碗、瓢、盆。你想吃乾的，他偏叫你喝湯，硬逼着你做奴才。」

雅可夫道：「要是我不願意呢？」

波夫羅則夫聳聳肩，冷笑說：「管你願意不願意！充軍、坐牢，辦法多得呢。」雅可夫咬着牙，只說出一個字：「好！」波夫羅則夫伸手指着他，問道：

「照這樣你活得下去？」

雅可夫連搖頭，一口氣說：「不能，哪裏能够？再也不能够！」

波夫羅則夫步步逼上來，又道：「那你就要想辦法，和他們幹一下！」

雅可夫聽了一驚，盯住他，搖着手道：「不行，幹不得！試過的，沒辦法。我想都不敢想！……」

「幹不得，誰說的？」波夫羅則夫望了望緊閉的房門。滿臉緊張，低身靠近他。壓小了聲音說：「我們這裏的哥薩克就準備暴動了。我們的團體已經有了三百多人。和莫斯科紅軍裏的舊軍官、工廠裏的工程師都有關係。老實告訴你：外國也幫我們忙，不愁沒有武器。弄得好，到春天，頓河地方就是我們的了。那時候，看看哪個敢來碰一碰你的家當！別忙，等我說完。你們區裏有很多願意幹的人。我就是來聯絡的，也許，要借住幾天。正要大大的借重你呢！怎樣？」說罷拍拍雅可夫的肩膀，專等他答覆。雅可夫搭訕道：

「現在隨便哪個，心裏不恨透了……」

波夫羅則夫眉毛一擡，插嘴喝道：「別瞎扯別人，我問的是你！」

雅可夫陪笑道：「你這不是叫我把頭伸到刀口底下去？隊長，你也得讓我想一想，別逼我！」波夫羅則夫把腰一挺大聲道：

「哪個強迫你的？我這又不是叫你加入集體農場。這要你願意。不過，小心你一張嘴，要是走漏半點消息，雅可夫，當心這裏六顆東西等着你！第七顆我留着，陪你上路。」波夫羅則夫眼光逼緊了他，一面把口袋